

上接A07版

在下关码头就要上船时,小曼从包里拿出一台相机,说:“梁哥,让人给咱俩合张影行吗?”

就要开船了,小曼这才把自己一直背着的那个马桶包取了下来,塞给老梁,说:“梁哥,这是给你路上准备的吃食。”

一声汽笛长鸣,船缓缓驶离江岸,那一刻,老梁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,他想拿起东西跳下船去……但是,最终,他还是忍住了……

他强迫自己转过身去,不敢多看一眼身后的码头,因为,小曼就站在潇潇细雨中。

老梁就那样麻木地站着,直到到了学校,他才鼓起勇气打开了那个马桶包:里面除了吃食,还有一个药盒——装满了各种常用药品;包里还有一台熊猫牌七管半导体收音机——那天和小曼看完电影后,路过电器商店,他曾打问过这款收音机,由于价格较高,当时没有买。录取通知上写得很清楚,第一学年要考英语听力,希望学生们准备好学习用具。

……

6

老梁讲不下去了。我俩都呆呆地看着波光粼粼的西湖湖面。

“那张合影你一定有吧?什么时候给兄弟看看。”

这次,老梁没有推辞,开始掏钱包——这个“老古董”和我一样,至今还只会用现钞付款。

老梁开始从钱包的夹层里往外掏照片,他的动作小心翼翼,将照片递给我时,手竟有些发抖。

照片是用柯达相纸洗的,尽管有些旧了,但保管得很好。我刚看了一眼就惊叫起来:这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孩,长着一张清秀的鹅蛋脸,鼻梁挺直,鼻翼如羊脂玉雕出一般,尤其是那双眼睛,清澈得如同两潭清泉——现在,已经很难看到这么清澈的眼睛了。

而此刻,老梁的心情一定是肝肠寸断甚至是万箭穿心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一向坚毅的汉子会有这样一种眼神。

我还有个有趣的发现:尽管穿着平底鞋,小曼似乎比老梁还高。

“她是不是比你高呀?”

“是,她一米七五。”

“风衣、围巾,是不是第一次见你时的穿着?”

“是……”

我本来还想问:小曼最后怎么样了?你俩之后有没有联系过?

可我没敢再问下去了,因为老梁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。

那天,我原想劝老梁:“缘来多珍惜,缘去莫强求。该忘掉的就忘掉吧。”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,觉得这话太苍白了——感情的事,实在说不明白。

小曼明明知道没有结果,却飞蛾扑火般地飞向老梁。

而老梁,从头至尾,一直表现得非常理智——可以说,每个环节都没有错。可终究,他还是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深渊……

一个女孩 名叫婉君

□ 劳罕

从表象看,老梁现在有个幸福的家庭:梁嫂是个知识女性,很文静,而且深深爱着老梁。每次我和老梁一起出差,梁嫂都会送他到车站。他的女儿菲菲,更是老梁的开心果,已经上大三的她,在老梁面前永远腻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可是这个“婉君”小曼,恐怕这一辈子都很难从老梁的心中迁出……

人生,就是这样,有的遗憾你压根就没有办法。

7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首歌:“一个女孩,名叫婉君……”

小曼后来怎么样了?我也想知道。

想尽各种办法,几年前,我终于和小曼的母亲联系上了。电话里,我没敢说我和老梁的关系,生怕刺激到老人。我推说自己是小曼的同学,想找小曼打听个事儿。

老人很热情,详细地告诉了我小曼的联系方法。我试探着问,小曼的孩子多大了?老人的情绪有些低沉,沉吟了一会儿,说:“看来你们真是多年没有联系了。这孩子,还没有结婚呢。你说说,多急人!如果你们联系上了,一定要帮我好好劝劝她。”

小曼当时就职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一家电子设备公司。许多年前的那个雨天,她和老梁就是在这里的一条竹林小径上走啊走。也就是在这座城市,她肝肠寸断地送别了溯江而上的老梁。

那家公司很小,位于一个小区居民楼的顶层,只有二三十号人。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她。

当她站在我面前时,我有些吃惊:原以为,20多年过去了,又经历过这番撕心裂肺的情感跌宕,她脸上一定写满了

岁月的风霜。

意外的是,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。那天,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风衣,围着一条白色的丝巾,脚上是一双咖啡色麂皮靴子。她的面色烤瓷般白净,眼角上看不到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都有的鱼尾纹。

我简略地向她介绍了我和老梁的关系。一提到老梁的名字,我明显感觉到她触电般哆嗦了一下,脸唰地就红了,一直红到了脖子根。

我请她到街角那家咖啡屋坐坐。原以为她会打问老梁的一切,可她什么也没有问,倒是问我路上塞不塞车,街上风大冷不冷。

连着续了两次杯,始终没听她问起老梁。

我只好主动问:“你……不想知道老梁的情况吗?”

她轻轻转着手中的杯子,低声说:“知道啦……都知道啦……”

我非常吃惊:“分别后,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?”

她依然轻轻转动着杯子:“是的,是的,没有联系过……”

我发现她在努力地抑制着什么,肩膀微微颤动。

怕我不明白,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说:“现在,想了解谁的情况,网上都可以查到。他去年调到了一家杂志社,当了编委。编委,是一种什么职务?”

我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一番。

“王老师,其实,他微博上写的内容,比杂志上的更耐看呢。”

“啊?你连他的微博也知道呢?”

“知道的,叫‘意趣苍凉’。只要是他写的文章,不管用什么笔名,我都能看得出来。他的女儿叫菲菲,两岁多才学会说话……”

那天,我俩谈了老梁的很多很多事。她似乎对老梁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有些方面,甚至知道的比我还详细。

不过,我俩都没有提起过梁嫂——都在刻意回避着。

8

从那天的谈话得知,老梁考上武汉那所大学后,小曼便悄悄地复习功课,也准备投考老梁就读的那所大学。连着考了3年,她都没有上分数线。

她红着脸告诉我说:“基础太差,专业课,最高那次也才考了37分。”

一个技校生,考研究生专业课能考37分,很不容易了。可见小曼下了多大的功夫!

“这么多年了,明明知道老梁的情况,你为什么不结婚?”

她又沉下头,半晌,才轻声说:“谈过,没有合适的……”

好像是生怕影响了我的心情,她抬起头看着我,尽量做出轻松的表情:“王老师,总归会好的,总归会好的……”

那天,临分别的时候,她说:“我从他的微博上看到,他胃下垂的老毛病还没有好,有时候还很重。我搜集了好多偏方,也买了不少药……”

“是不是想托我转给他?”我问。

“不用了!不用了!”她有些惊慌,“可不能打扰他,可不能打扰他……”她终于绷不住了,轻声啜泣起来,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。

从这以后,一有机会到南京出差,我便去看小曼。

她的生活很不容易,小公司经不起市场风浪,动辄就会倒闭。两年间,她已经换了3家公司。天知道,这些年她都是怎样挺过来的!

可无论什么情况,我发现,她都保持着那份从容与恬淡,总是打扮得很得体。

联系上小曼这件事,我没有告诉老梁。但作为老梁的挚友,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曾经刻骨铭心爱过的人。

我在认识的朋友中,物色着能配得上小曼的人。

终于,找到了一个——小宋。他从上海一家纺织学院研究生毕业后,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丝绸服装厂,事业小有成就,厂里有两百多号员工。

小宋的爱人,前几年因病去世,留下了一个8岁的女儿。

小宋和小曼同岁,身躯凛凛,相貌堂堂,尤其是具备杭城男人特有的细腻、体贴。

我把小曼的情况向小宋详细介绍之后,他连声惊叹:“真有这样的女人啊?太难得了!正是我喜欢的。王哥,一定要帮我介绍介绍呀!”

为此,我特意去了一趟南京,把小宋的情况也详详细细告诉了小曼。

她轻轻一笑,说:“好的,王老师。谢谢您!”

9

小宋到南京和小曼见了一次面之后,显然非常满意,专门在清河坊请我喝了一顿老酒,一个劲地道谢。

此后那段日子,他便着了魔,几乎每周都要往南京跑两三次。

一看这种情况,我心想,得了,这个媒人也就该离场了。

有一段时间,我没再过问他俩的情况。

3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,已经10点多了,小宋跑来找我,执意要拉我去喝酒。他脸上的表情很落寞——甚至可以说有些悲戚。我见状,便答应了下来。

坐下后,小宋便开始一杯接一杯灌酒。连着喝了十几杯,突然,他直愣愣地看着我,说:“王哥,我不和小曼谈了!我不和小曼谈了!”

我心里一紧,冷着脸子问:“为什么?”

他又连着灌下几杯,突然趴在桌上“呜呜”哭了起来:“太折磨人了!太折磨人了!再这样下去,我活不了啦!”

等他情绪平复下来,我问:“是小曼人不好吗?”

“不是,不是。她太好了!太好了!她真是一个好女人啊,知冷知热,持家过日子,一把好手。可她……可她……心里头只有那个姓梁的……”

我没有催问。

小宋抽抽搭搭说:“3个多月了……她嘴里,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情话。我拉她的手,好像拉着的是别人的手。我可是和她在谈恋爱啊——她,总像是个局外人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这谁受得了!她爱那个人……爱那个人……怎么会爱得那么深……那么深……”

我觉得确实该说说小曼了。

拨通电话后,我絮絮叨叨地说教了半天。电话那头传来了“呜呜”的哭声:“王老师,我知道您是为我好……都是我的不对……我的不对……”

过了两天,我收到了小曼的一条短信:

王老师,实在对不起。让您为我费心了。这些年,有好多好心人替我操心,可我老是辜负人家。您知道我的心结在哪里。

我也想改变,说服自己努力改变。可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。

小宋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。请您代我向他道一声对不起!对不起了!

这段日子,我天天都在自责、挣扎中度过。我的心好像被片片撕裂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!

我辜负您了。

我已写好了辞呈,想换一座城市,让自己静一静。

王老师,再次对您说一声对不起!

我匆匆忙忙赶往南京。小曼公司的人告诉我,她已经辞职了,具体去了哪里,没有告诉大家。

我赶紧拨打她的电话,只听到了这样的提示音: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……”

从此,我再也没法联系到小曼。

劳罕,编辑,现居北京。主要著作有《各奔前程》等。